

追忆流年

从成仁祠到学宫、从东岳宫山到祖印寺……

百年前一位“资深书虫”的定海古城二日游

□孙峰

民国九年(1920)夏,近代藏书界的知名人物、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在普陀山游历二十余日后,与友人沈焜、弟弟刘培徐等人回程赴宁波,于七月初二夜抵达定海,开启了一段短暂却细致入微的古城漫游。这位被鲁迅戏称为“傻公子”的江南藏书家,走到哪里都带着书卷气,旅途之中不忘读《印光法师文钞》和民国《定海县志》,堪称不折不扣的“资深书虫”。他以日记忠实地记录下百年前定海的街巷、祠庙、寺观、炮台与人心世态,也为这座海上古城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民国史料。

一、近代藏书家

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号嘉业老人,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孙,刘锦藻之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私家藏书大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候补内务府卿衔。辛亥前夕,社会动乱,书香巨户流散出大量古籍。刘承干不惜巨资,广为收集,并于1920至1924年间建成嘉业堂藏书楼,藏书近六十万卷,其中有不少宋元明清的善本孤本,声震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刘承干将藏书捐献给浙江图书馆,藏书楼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一个书库。“嘉业堂藏书楼”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不仅藏书,更以刻书传世为己任,他聘请一代鸿儒缪荃孙主持其刻书工作,编纂藏书目录,刊刻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保存了大量的清代禁书与地方文献。身为晚清遗民,他对历史文献、忠义事迹有着近乎执念的珍视,这也注定了他的定海之行,不只是游山玩水,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凭吊。

此次普陀、定海之行,刘承干一路手不释卷。他在船上阅读《印光法师文钞》,寓中则读民国时期陈训正、马瀛等编纂的《定海县志》等书。对他而言,旅途即是读书,游历即是访史。

二、夜泊舟山

七月初二,阴,时有小雨。刘承干一行辞别普陀,由短姑道头登船,莹照、无相两位僧人同行。海中风帆侧倾,莲花洋略有颠簸,刘承干微晕,



民国时期的定海仙乐种植园

闭目假寐。船至沈家门小泊,待潮开,夕阳西沉,暮色四合,星斗微光,几乎迷津。船工原说三四时辰可至,实则拖至夜晚十时半才抵舟山。

当夜潮水大涨,岸滩尽没,由东岳庙(宫)香工背负登岸,行三四十步方踏上实地,再登观山(刘承干误记,实际应作东岳宫山)入庙。殿宇宏敞,踞山之巔,莹照法师弟子心谦出迎。这位心谦和尚是定海小沙竹隐禅关的当家,与三毛祖父陈宗绪交谊深厚。心谦,又名性谦,出生于书香门第,书法文辞俱佳,是一位学僧。是夜,刘承干因旅途劳顿而早寝。

陪同刘承干普陀之游的莹照和尚,是普陀山报本堂住持,后曾任普济寺方丈,精于交际。他在上海设立下院,接待官绅文士。莹照在普陀山热心于植树造林,也是民国普陀山的重要人物。他一路导引,让刘承干的行程从容无碍。

和刘承干一起从湖州出发伴游的沈焜,字醉愚,一字醉宜。浙江石门(今浙江嘉兴桐乡市)人。晚清诸生,曾与湖州南浔名士周庆云(字湘舲)、刘承干以及吴昌硕等发起成立淞社,吟诗唱和。著有《醉吟仙馆诗集》《一浮沓斋诗选》等,1909年起为刘承干处理文书,是刘承干的助手、秘书。

三、定海一日

初三日晴,是刘承干在定海行程最满、情感最烈的一日。午后四时,他与沈焜(即日记中提及的醉愚)、培徐弟,以及无相、莹照两僧雇轿下山,入定海城南门,穿城出北门,直

抵镇鳌山下。

此行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谒成仁祠与同归城。

面对这堆聚忠魂的丘垄,这位晚清遗民心绪难平,挥笔题联:

国破家亡,痛一时积骨成邱,厓山何似舟山重;

天荒地老,看几辈托名逃世,今人有愧古人忠。

上联直击南明亡国之惨烈。“国破家亡”四字沉雄顿挫,道尽江山易主、生灵涂炭的锥心之痛;“积骨成邱”以惨烈意象,再现舟山军民誓死抗争、以身殉国的悲壮场景。作者引南宋厓山亡国之典,将舟山抗清之役与之相较,直言舟山之忠烈更胜一筹,既是对成仁祠中英烈的高度礼赞,也暗含对家国沦亡的深切哀痛,笔力苍劲,情感浓烈。

下联抒怀,以“天荒地老”写岁月悠长、忠义不灭,与上联时空呼应。面对亘古山河,作者痛叹当世之人多以隐逸为名逃避责任、苟全性命,直言“今人有愧古人忠”,一句自愧,道尽这位清朝遗老内心的煎熬与自责。他批判的不只是趋炎附势之徒,更是对传统气节沦丧的惋惜,以古讽今,字字恳切。

从成仁祠出来,一行人至山麓普慈寺,拜谒定海知县缪燧衣冠墓。

关于缪燧任职定海知县的年限,刘承干日记误作“任十二年”,实则缪燧(字雯曜,号蓉浦)于康熙三十四年至五十五年在定海任职二十二年,是定海历史上最受爱戴的知县。

缪燧是晚清著名学者缪荃孙的先祖。缪荃孙字符珊,是近代藏书家、目

录学家,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创始人,是嘉业堂藏书楼的学术顾问,刘承干尊称为“筱珊丈”,早年多得其指教。缪荃孙也曾向刘承干介绍过先祖缪燧的事迹。见到先贤衣冠墓,刘承干肃然起敬,一位藏书家对一位循吏的敬意,跨越百年,尽在不言中。

随后入城,刘承干一行游仙乐园。此地原为定海镇总兵的官署,民国五年(1916)由定海名商朱葆三侄孙朱启绥改建为仙乐种植园,引进欧美、日本园艺方法,试种大丽花、菊花,引种黄金树、桉树、樱花、驱蚊菊,开定海现代园艺先河。

在刘承干笔下,这座新式花园却“甚小,屋宇坍塌,花木亦不佳”,繁华未久,已显颓唐。途经火神殿,恰逢放焰口,驻轿观望,时已上灯,匆匆返寓。夜饭后,他仍阅《定海县志》,书虫本色不改。

四、再览古城

初四日晴,刘承干继续游访定海。午前读《定海县志》大事记,午后四时半再出游。

此行他留意到观山(应为“东岳宫山”)前的震远炮台:“有地一弓,作圆月形,前此安炮八尊(刘承干误记,实际应为15门炮),于此今亦为人所毁。”此处实为鸦片战争期间修建的海防炮台,是定海作为浙东门户的军事见证,如今残炮毁弃,令刘承干无语。

随后访龙王祠,乘舆入城至祖印寺,佛像巍焕,禅林气象不减普陀。再至学宫(即今定海一中校园内),眼前景象触目惊心:大成殿紧闭,泮池荆棘齐人,名宦、乡贤祠秽恶不堪,昔日文风鼎盛之地,竟荒凉至此。刘承干目睹传统文化空间在民国初年的迅速败落,唏嘘不已。

他又访文昌阁、节孝祠、奎光阁、文笔塔、砚池、都神庙,多是肩锁难入,草草而归。晚饭后写日记,为这段古城之行留下收尾。

初五日清晨五时,刘承干起身,七时与同伴乘定海轮船赴宁波,莹照随行,船上晤陈鉴歧及彭姓者,略谈片刻。船中饭食粗劣,十二时半抵宁波。

刘承干的定海二日游,是一场读书、访古、凭吊的旅程。

图片由作者提供

史志考辨

莲芳隆胜和莲芳胜为普陀山同一禅师

□尹海鹏

近期,笔者在《普陀山首现清代僧人师徒合葬墓》一文中,述及普陀山发现清嘉庆年间药师堂上莲芳隆胜禅师与徒学海能如禅师的合葬墓,提及“普济寺园房后有‘莲芳胜禅师塔’,毁于1958~1962年”,经考证,莲芳隆胜与仅一字之差的莲芳胜为同一禅师。

据考证,莲芳胜实为莲芳隆胜的省称。

一是符合惯例。在古代文献、碑刻与山志中,为书写简洁,常将禅师

四字法号(号+法名)全称省略中间一字变成三字法号(号+法名末字)。如清道光秦耀曾撰《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七《法统·普济寺》记载有“一山宁禅师”,元代“一山一宁”禅师曾住持普济寺,可知“一山宁”即是“一山一宁”禅师;“本朝潮音禅师,讳通旭,松江华亭俞氏子也,祖籍新安”。在清乾隆许琰编著《重修普陀山志》卷之三《梵刹·祖塔附》载“本朝中兴潮音旭禅师塔,在寺西金刚窟右息耒园内。又衣钵塔在普贤祖

塔右。”可知,清许琰记载的潮音旭禅师塔即是潮音通旭禅师塔。由此可见“莲芳隆胜”省称“莲芳胜”,与上述诸例体例完全一致。

二是时间吻合。民国王亨彦撰《普陀洛迦新志》卷六《禅德门第六》图表中记载“嘉庆八年,癸亥,莲芳胜塔在园房左”。这个时间与合葬墓碑铭文“大清嘉庆八年仲冬,药师堂上莲芳隆胜禅师寿域同徒学海能如禅师之墓,岁次癸亥福日书”时间点恰好吻合。莲芳胜禅师之名屡见于山志,

其禅师塔亦复如是,足见其在当时普陀山宗教界之地位与影响。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08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